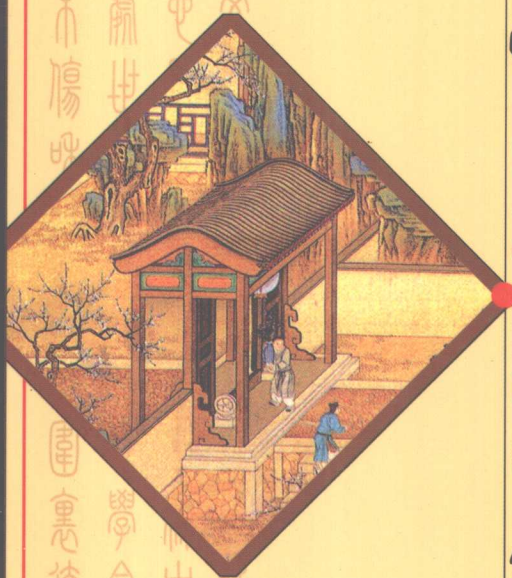


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

書庫

论衡



如果說中國
磨中華民族
煥·傳統的
地·傳統的

圍裏達成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Z121.7
C204:3**

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

论 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典籍精华/柴华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07-04995-1

I. 中... II. 柴... III. 古籍—汇编—中国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0433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中国文化典籍精华

主编 柴 华

副主编 杨晓娟 杨永兴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读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nch s@y eah.net
印 刷 山东省昌邑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241
字 数 715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4995-1/G·1039

定 价:540.00 元(全三十册)本册 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1)
逢遇	(1)
累害	(3)
命禄	(5)
气寿	(7)
第二卷	(9)
幸偶	(9)
命义	(10)
无形	(12)
率性	(14)
吉验	(17)
第三卷	(20)
偶会	(20)
骨相	(22)
初稟	(24)
本性	(26)
物势	(28)
奇怪	(30)
第四卷	(33)
书虚	(33)
变虚	(38)
第五卷	(42)
异虚	(42)
感虚	(44)
第六卷	(51)
福虚	(51)
祸虚	(53)
龙虚	(55)
雷虚	(58)

第七卷	(63)
道虚	(63)
语增	(69)
第八卷	(73)
儒增	(73)
艺增	(77)
第九卷	(81)
问孔	(81)
第十卷	(89)
非韩	(89)
刺孟	(93)
第十一卷	(98)
谈天	(98)
说日	(100)
答佞	(106)
第十二卷	(110)
程材	(110)
量知	(113)
谢短	(115)
第十三卷	(118)
效力	(118)
别通	(120)
超奇	(124)
第十四卷	(127)
状留	(127)
寒温	(129)
遽告	(131)
第十五卷	(134)
变动	(134)
招致	(137)
明零	(137)
顺鼓	(140)
第十六卷	(143)
乱龙	(143)
遭虎	(145)
商虫	(147)

讲瑞	(149)
第十七卷	(154)
指瑞	(154)
是应	(156)
治期	(159)
第十八卷	(162)
自然	(162)
感类	(165)
齐世	(169)
第十九卷	(173)
宣汉	(173)
恢国	(175)
验符	(178)
第二十卷	(180)
须颂	(180)
佚文	(182)
论死	(185)
第二十一卷	(189)
死伪	(189)
第二十二卷	(195)
纪妖	(195)
订鬼	(200)
第二十三卷	(204)
言毒	(204)
薄葬	(206)
四讳	(207)
询时	(210)
第二十四卷	(213)
讥日	(213)
卜筮	(215)
辨崇	(218)
难岁	(220)
第二十五卷	(223)
诘术	(223)
解除	(225)
祀义	(227)

祭意	(229)
第二十六卷	(232)
实知	(232)
知实	(236)
第二十七卷	(241)
定贤	(241)
第二十八卷	(248)
正说	(248)
书解	(252)
第二十九卷	(255)
案书	(255)
对作	(257)
第三十卷	(260)
自纪	(260)

目

录

论衡卷第一

逢遇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柯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柯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

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钧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圉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簾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竈髡之臣，鸡鸣之客是。竈髡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祐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祐，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袞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

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推）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摈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而徒归责于被累害者，智不明，暗塞于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不由我者，谓之何由？由乡里与朝廷也。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谓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疎薄，疎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慙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疎远，疎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违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

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钩挂容体，蜂螫之党啄螫怀操，岂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见。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谓之洁，被毁谤者谓之辱；官升进者谓之善，位废退者

谓之恶；完全升进，幸也，而称之；毁谤废退，不遇也，而譬之：用必若此，必为三累三害也。论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搏泥“以黑点缁，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处颠者危，势丰者亏，颓坠之类，常在悬垂。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能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夫如是，岂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柯之所愆也。

古贤美极，无以卫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贤洁之人也，极累害之谤，而贤洁之实见焉。立贤洁之迹，毁谤之尘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愿摧王良之手。何则？欲专良善之名，恶彼之胜己也。是故魏女色艳，郑袖（鼻）之；朝吴忠贞，无忌逐之。戚施弥妒，蓬除多佞。是故湿堂不洒尘，卑屋不蔽风；风冲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之得峭。如是，臆里、陈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于俗，求全功名于将，不遭邓析之祸，取子胥之诛，幸矣。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嫉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

德鸿者招谤，为士者多口。以休焮之声，弥口舌之患，求无危倾之害，远矣。臧仓之毁，未尝绝也；公伯寮之遯，未尝灭也。埴成丘山，污为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讹，投杼之误不足怪，则玉变为石，珠化为砾，不足诡也。何则？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为粪土，而恶来所以为金玉也。非纣憎圣而好恶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审，则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后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后鸱鸢作而黍离兴，讽咏之者，乃悲伤之。故无雷风之变，周公之恶不灭；当夏不陨霜，邹（行）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诚不能动变，君子笃信审己也，安能遏累害于人？圣贤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长；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洁完。故恶见而善不彰，行缺而迹不显。邪伪之人，治身以巧俗，修诈以偶众。犹漆盘孟之工，穿墙不见；弄刀剑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见短，故共称之；将不闻恶，故显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

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伤（湿），水居者无溺患。火不苦热，水不痛寒，气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

毫发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尘而白取垢；以毁谤言之，贞良见妒，高奇见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纯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陈留〔焦〕君（兄），名称兖州，行完迹洁，无纤芥之毁；及其当为从事，刺史焦康绌而不用。夫未进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何则？众好纯誉之人，非真贤也。公侯已下，玉石杂糅。贤士之行，善恶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负世以行，指击之者从何往哉！

命禄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使富贵若凿沟伐薪，加勉力之趋，致强健之势，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无命之人，皆得所愿，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然则或时沟通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贵，治产不富，凿沟遇湛、伐薪逢虎之类也。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策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怀银纡紫，未必稷、契之才；积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治生钧知，其富异禄。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性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学于人臣，知博希有不为父师。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

“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白圭、子贡转货致富，积累金玉，人谓术善学明。主父偃辱贱于齐，排挤不用，赴阙举疏，遂用于汉，官至齐相；赵人徐乐亦上书，与偃章会，上善其言，征拜为郎。人谓偃之才，乐之慧，非也。儒者明说一经，习之京师。明如匡稚主，深如（赵）子都，初阶甲乙之科，迁转至郎、博士，人谓经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说若范雎之干秦（明），封为应侯，蔡泽之说范雎，拜为卿客，人谓雎、泽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禄富贵善至之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鲁平公欲见孟子，嬖人臧仓毁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称言命者，有命审也。

淮南书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贾生曰：“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焉识其时？”高祖击黥布，为流矢所中，疾甚。吕后迎良医，医曰：“可治。”高祖骂之曰：“君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韩信与帝论兵，谓高祖曰：“陛下所谓天授，非智力所得。”扬子云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是谓从富贵为贫贱，从贫贱为富贵也。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人为文帝，周亚夫以庶子为条侯。此时代王非太子，亚夫非适嗣，逢时遇会，卓然卒至。命贫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贱以才能取贵，贵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贵，命禄不能奉持，犹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则平，受之如过一升，则满溢也；手举一钧，以一钧则平，举之过一钧，则蹶仆矣。前世明是非归之于命也，命审然也。

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若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天命难知，人不耐审，虽有厚命，犹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虽逃富避贵，终不得离。故曰：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如信命不求，谓当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马，头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学不求贵，贵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贵之命，不求自得。

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则人亦有不求贵而贵者矣。人情有不教而

自善者，有教而终不善者矣，天性，犹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诚不愿，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强立为君。而天命当然，虽逃避之，终不得离。故夫不求自得之贵欤！

气寿篇

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所当触值，谓兵烧压溺也。强寿弱夭，谓禀气渥薄也。兵烧压溺遭以所禀为命，未必有审期也。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始生而死，未产而伤，禀之薄弱也。渥强之人，不卒其寿，若夫无所遭遇，虚居困劣，短气而死，此禀之薄，用之竭也。此与始生而死，未产而伤，一命也。皆由禀气不足，不自致于百也。

人之禀气，或弃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实，枯死而堕。人有为儿，夭命而伤。使实不枯，亦至满岁。使儿不伤，亦至百年。然为实儿而死枯者，禀气薄，则虽形体完，其虚劣气少，不能充也。儿生，号啼之声鸿朗高畅者寿，嘶喝湿下者夭。何则？禀寿夭之命，以气多少为主性也。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怀子而前已产子死，则谓所怀不活。名之曰怀，其意以为已产之子死，故感伤之子失其性矣。所产子死、所怀子凶者，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虽成人形体，则易感伤，独先疾病，病独不治。

百岁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满百者，虽非正，犹为命也。譬犹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姬为丈人。不满丈者，失其正也。虽失其正，犹乃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满丈之故谓之非形，犹命不可以不满百之故谓之非命也。非天有长短之命，而人各有禀受也。由此之言，人受气命于天，卒与不卒，同也。语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当至于王，犹寿当至于百也。不能成王，退而为霸。不能至百，消而为夭。王霸同一业，优劣异名。寿夭或一气，长短殊数。何以知不满百为夭者？百岁之命也，以其形体小大长短同一等也。百岁之身，五十之体，无以异也。身体不异，血气不殊。鸟兽与人异形，故其年寿与人殊数。

何以明人年以百为寿也？世间有矣。儒者说曰：太平之时，人民侗长百岁左右，气和之所生也。尧典曰：“朕在位七十载，求禅得舜。”舜征三

十岁在位。尧退而老，八岁而终，至殂落九十八岁。未在位之时，必已成
人，今计数百有余矣。又曰：“舜生三十，征用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
乃死。”适百岁矣。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
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过十年。
武王崩，周公居摄七年，复政退老，出入百岁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
康王之时，尚为太保，出入百有余岁矣。圣人禀和气，故年命得正数。气
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百岁之寿，盖人年之正数也，犹物至秋
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后秋，则亦如人死或增百岁或减百也。先秋
后秋为期，增百减百为数。物或出地而死，犹人始生而夭也。物或逾秋不
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于三百也。传称老子二百余岁，邵公百八十，高宗
享国百年，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皆出百三十四十岁矣。

论衡卷第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

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辄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癰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阨积，聚为；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癰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立岩墙之下，为坏所压；蹈圯岸之上，为崩所坠，轻遇无端，故为不幸。鲁城门久朽欲顿，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佞幸之徒，闾[孺]、籍孺之辈，无德薄才，以色称媚，不宜爱而受宠，不当亲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为之作传，邪人反道而受恩宠，与此同科，故合其名谓之佞幸。无德受恩，无过遇祸，同一实也。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

薄也。俱行道德，祸福不均；并为仁义，利害不同。晋文修文德，徐偃行仁义，文公以赏赐，偃王以破灭。鲁人为父报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文德与仁义同，不走与不恐等，然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后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于心。然而于韩有罪，于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铍。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

虞舜圣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顽母嚚，弟象放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无尺土，周流应聘，削迹绝粮。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于阙里。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

命义篇

论衡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病，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砾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